

看守所里的生活是怎样的？

上次我接触过一个女犯人，坐牢期间，竟然怀孕了。

女犯的日常生活中，几乎和男性没有任何的接触机会，而这次居然发生了怀孕的事情，整个监狱都被震动了。

事情过去很久了，但我记忆犹新，女主角的命运也令人哀叹不已。

事发当天，DNA 鉴定中心。

杨姐刚升任副主任不久，在早会上侃侃而谈，突然手机铃声响了。

杨姐手机设置了工作组，会议时间响起的铃声必然是重要的事情，于是她跑出去匆匆接听。留下的我们窃窃私语，想着又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几分钟之后，杨姐匆匆走进来，冲我道：「马上整理好东西跟我走，其他人散会！」

杨姐出门就打了车，上车便道：「师傅，麻烦您稍微快一点，城南的女子监狱。」

我心头一紧，城南女子监狱？

我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鉴定中心的纪律让我无法直接询问杨姐。

女子监狱距离算不上很远，地处偏僻又不堵车，几十分钟就到了。

车停在了女子监狱的门口，两个荷枪实弹的警卫正笔直地站在门旁，目不斜视。

除了这两个警卫之外，还有一个我非常熟悉的身影——小谢。

谢警官也是制服笔挺，见到我和杨姐忙道：「你们终于来了，老大（张警官）正在里面等着你们，进去的时候请注意不要多说话，监狱的领导都在，正发着火呢。」

杨姐点头，我跟着小谢一起进了监狱。

几进几出后，到了监狱的医疗机构，刚进大门，里面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一个穿着监狱制服年长的男子正站在人群中说话——

「必须把事情查清楚，这种事情，不但是你们监管者的责任，更是我的责任，不查个水落石出，我只能引咎辞职，你们的日子也别想好过！」

小谢偷偷上前，对站在一旁的张警官耳语了两句，张警官朝我们看了看，对杨姐点头打了个招呼，等讲话的那男子说完，领着杨姐和我上前，对男子道到：「老潘，这两位是鉴定中心

的，以前很多案子都帮过我们忙，这次我把他们叫来，亲子鉴定这点完全可以靠得住。」

潘姓男子和杨姐打了个招呼，带着杨姐进到了医疗中心的内室。

小谢偷偷扯了扯我的衣袖，将我拉了出来，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将整个事件的详细经过告诉了我。

整个事件的复杂程度，让见过多少怪异事件的我也目瞪口呆。

为了能完整地叙述整个事件，先简单地向大家科普一下女子监狱。

我国《监狱法》规定，监狱对成年男犯、女犯和未成年犯实行分开关押和管理，对未成年犯和女犯的改造，应当照顾其生理、心理特点。

因此，男女服刑人员是分开关押的。女子监狱，关押的都是女性犯罪者。女子监狱里的干警以女性为主，当然也有男的，比较少，但他们是不可以进入监区，也不能和犯人直接接触。

如有纪委或是教育科的男干警需要找犯人谈话，都要由犯人的主管女干警陪同。会有专门的谈话室，男干警是不可能进入女犯的生活区的。

监狱里干警不多，一个小队长一般带几十个犯人，叫「主管干警」，她会在她所带的犯人里面挑选有能力的犯人来担任一些

职务，这些犯人统称为「四犯」，「四犯」分四种：管纪律的、管生产的、管生活的、管学习的。

这些「四犯」的来源很复杂，相对来说知识分子多一点。只要成为了「四犯」之一，就相当于管理阶层了，不但和干警关系可以处理得很好，而且还有小小的特权。

有特权就有了竞争，就有了矛盾，何况在监狱这种「小社会」。

就在今天一早，某个牢房的四犯之一向狱警举报，说同室的一位狱友怀孕了，这位狱友也是四犯之一，就是此事件的女主角，名叫施雨（化名）。

施雨瞒着所有人，直到今天早上，她去上厕所的时候，妊娠反应过度，晕倒在厕所里，才被狱友发现，她微微隆起的肚子。狱友中有许多做过妈妈，一看施雨就知道是怀孕了，有些人还想帮她掩饰，毕竟在狱中怀孕可不是一件好事，很可能还要被加刑。

但这个四犯之一因为和施雨有矛盾，马上通知了干警。

一个女犯在女子监狱怀孕了，简直是天方夜谭！女犯的日常生活中，几乎和男性没有任何的接触机会，而这次居然发生了怀孕的事情，整个监狱都被震动了。

所有的领导、在值干警都跑了过来，平日极为有秩序的监狱乱成一团，原本监狱领导还抱着怀疑的态度，但经过专业人士的诊断，确定是怀孕了，事情已经闹大，也不可能压下来，监狱

领导以最快速度向兄弟单位通报情况并求助，市刑侦大队特别重视，安排了经验丰富的张警官亲自带队来处理这个案件。

事件中必然要涉及亲子鉴定，所以张警官第一时间要小谢打电话将杨姐喊了过来，协助处理。

事件尚在调查中，目前掌握到的信息很少。基本情况是：施雨怀孕差不多将近两个月，但怀孕这段时间接触男性的机会极其之少，当然也不是没有，不过都有着女性干警的陪同。

杨姐去检查过孕妇，因为当时怀孕的时间只有不到两个月，取羊水鉴定对母子生命有威胁，所以建议，如果急着鉴定的话，可以去大医院做手术，采集胎儿绒毛进行亲子鉴定。

路上，小谢和我听着杨姐讲述着整个事件，大体和我们知道的差不多：年长男子老潘是监狱的监狱长，如果查不出事件的真相，他的仕途生涯会受到极大影响。

杨姐说，有一个疑点值得注意，她在检查时发现，施雨怀孕的时间还不到两个月，肚子几乎没有动静，而举报的那个四犯之一却说是她肚子「明显大了」，这点值得重点关注。

小谢警觉起来，匆匆开车赶了回去。

(2)

几天后，小谢在张警官的安排下，到了我们中心，将施雨在大医院取样的胎儿绒毛交给我们，并向杨姐和我说出了最新的调查进展。

小谢说：「我们对施雨询问了很多次，她坚持说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是神仙赐给她，因为怀孕的那段时间她天天做梦梦到神仙，并且没有和任何男人有过近距离接触。」

除了施雨一直坚持自己孩子是神仙赐子之外，其他干警倒是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在施雨怀孕的那段时间，确实有两个可以接触到男性的机会。当时正值某个重大的节日，监狱里会在这个重大节日放上一天假，组织所有的女囚们一起看文艺汇演，而这场文艺汇演的演员都是监狱里的女囚。

这一天，是女囚们监狱生活中，极其难得的轻松日子。

女囚们平时干的活很杂，有手工活，也有机器活，基本都在监室里，上下两层的铁床分摆两边，每人一张凳子放在床前，除此之外中间只剩下很窄的一条通道。

在监室干活很苦，房间小，没有桌子，所有做好没做好的活只能放在床上，睡下铺的人床上总是堆满了东西，因为这样，所以吵架打架的事情经常会发生。

中餐晚餐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每个监室有一个室长，到了开饭时间，首先由室长到走廊去把十几个人的饭菜打进来，都是用铅桶装的，然后再分给每个人。

没有桌子，只能在床上吃，不许用筷子，只能用调羹。

爱干净的人会在床上铺张报纸，大部分人不讲究这些，因为指标太重，活干不完晚上没得觉睡，连吃饭都觉得是浪费时间，每一口饭都是囫圇吞下去的，一放下饭碗立马干活。所以坐过牢的人吃饭的速度都相当快，出狱之后也都很难改掉这个习惯。

打毛衣是最苦的，因为不需要工具。里面所指的工具是针和剪刀之类的铁器，毛衣针是竹子做的所以不算在内。监狱里对于工具的管理是相当严格的，所有「新收」犯人一进监狱就受到教育：工具就是你的生命，人在工具必须在，人不在工具也要在。

许多人无法承受体力的高度透支，精神上也承受着巨大压力，经常有自杀自残现象。

自杀自残是监狱里的头等大事，如有发生，上至监狱领导、监狱干警，下至同一监区所有的犯人都要受到严惩。

只要有一个女犯自杀成功了，自杀女犯所在的监区里，每一个犯人当年的争取都做废。要知道，犯人在里面拼死拼活地干无非是希望争取减刑，而因为别人的事情使的自己一年的努力化为泡影，是多么痛心的事。

故此，犯人间有一个互相监督的制度。说实话，想自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自杀事件依然屡屡发生，只不过难以成功罢了。

如果有工具的活，晚上值班队长是要来收工具的，至于几点收要看活儿的数量还有值班干警的心情。但打毛衣这样的活就没

人管了，打到几点都行。晚上睡觉是不许关灯的，所以女囚们经常是通宵地做。

即使当天的指标完成了，也希望能多做一点，只有产量超过别人才有可能争取减刑。

这样的情况下，平常的生活别说休闲娱乐了，就是多睡一会都是极为奢侈的事情，因此，女囚们特别珍惜重大节日这种极为难得的休闲日子。

城南女子监狱很大，是省内有数的几家大型女子监狱之一，具体关押了多少人我无法得知，但想必千人以上是有的。在这些女囚当中，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职业，很多女囚长得漂亮，能歌善舞，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可以说，从这些女囚里面组织一个文艺演出队，绰绰有余。

文艺汇演的主要演员，基本都是刑期较长的。文艺汇演的次数有限，如果刑期短，刚刚和同伴排练熟了就要出去，某种程度上是浪费资源，所以一般主要节目都是几个刑期长的女囚担任。

施雨长得漂亮，能歌善舞，但刑期算不上长，所以她无缘主演，只当了配角。节日的这一天别人都在休息，她却需要表演节目。

这一天，男性依旧不能进出这个监狱里层，但任何事情都有特殊情况发生，这一次的联欢会上，就发生了一次特殊的情况。

表演的道具服装都早早准备了，有的是自己取材，有的监狱也会从外地采购一些备用，在提前数天精心准备后，一些节目发现缺少道具，临时赶工自制又来不及，于是监狱领导就批了条子，从外地采购。

这些道具中有一些重量不轻，有一部分在节目表演的当天才到，所以由只在外部上班的男干警帮忙，将这些道具搬到监狱内部表演的会场再出去。

到这里，特殊的情况就出现了：**这几个男干警，有着和施雨接触的机会！**

通过对这些男干警分开询问，再结合当时陪同的女干警的口供，这些男干警确实将道具搬到了会场后台，和包括施雨在内的几名表演者打过照面，但是当时都有女干警陪同，且时间只有短短几分钟，放置妥当道具就出来了，连话都没有说，别提发生关系让施雨怀孕了。

这几分钟连脱裤子的时间都不够啊！所以这几个干警的嫌疑，被排除了。

(3)

另外一次可以接触到男性的机会，也和这个节日有关。

施雨在入狱之前有过一个孩子，寄养在监狱不远的一个「爱心关怀所」。

「爱心关怀所」里的小孩，父母都犯罪入狱，家中其他至亲去世，没有办法才寄养在这里。

某种程度来说，「爱心关怀所」里寄养的孩子都是「孤儿」，比孤儿强一点的是，他们可以在每个月一次的探亲时间和父母见见面，诉说一下相思之苦。

这个重大的节日里，施雨等一些有相同情况的狱友，被获准可以在干警的陪同下，去「爱心关怀所」和自己的孩子待上半天。对于某些人，这远比自己获得减刑还要幸福。

而这些孩子们中自然会有一些男孩子，其中个别的还不小，已经有十几岁，称得上半个男人了。

这勉强算得上是一个施雨可以和男性接触的机会。但经过调查，也给予了排除，一方面这些孩子太小，属于未成年；另一方面，期间都有监狱干警陪同，几名年纪稍大的男孩不可能有单独和施雨相处的机会。

杨姐思虑了一下问道：「老张的判断是什么？」

小谢道：「老大觉得应该和这个节日里发生这两次事件有关，一个女人不可能平白无故怀孕，必然因为她和男性接触过，我们在这个时间短里必然忽略了什么。」

杨姐点点头道：「确实如此，就监狱管理制度来看，平日是不可能有机会的，只可能是节日的这一天。我建议不单只调查施雨接触到了什么人，也要调查她之前经历过什么，看看能否找到蛛丝马迹。」

「已经在调查了，尤其是您上次提到的那个注意事项，确实很奇怪，施雨在狱中关系也错综复杂，有结果了马上通知您。」

又过了两天，小谢打了个电话说会开车来接我们，有个嫌疑人需要取样做鉴定。

我们又来到上次的医疗区域，在某一间办公室里，见到了紧锁眉头的张警官。

「又要麻烦你们了，这次需要取样的嫌疑人，是之前帮忙搬道具的男干警。」

当时不是经过调查，这几名干警是在女干警的陪同下进了后台，只呆了几分钟吗？时间难以对上，而且有人证，怎么可能是嫌疑人呢？

「那几个干警说了假话！」

当时，一起的男干警有三个人，在一个身强力壮的女干警的陪同下，四个人一起抬着重物进入后台的杂物间。重物有两样，叠放在一起，其中一位男干警自告奋勇，将上面的稍微轻一点的重物，自己一个人抱着进入了小型道具的小杂物间。

其他两名男干警和那名女干警因劳累，坐在了大杂物间休息，让男干警一个人进入了小杂物间，小杂物间是密封的，当时都以为里面没人，所以让男干警一个人进去，但没想到，施雨和一个狱友正在里面寻找道具，打了个照面。

虽然违反了男干警进入监区必须要有女干警跟随的规定，但后台没有监控，而且只有短短几分钟。出了这么大的事，再小的违纪也会被处分，甚至丢掉工作。

于是四个干警串通好做伪证。

经过严密的询问，当时和施雨一同取道具的狱友交待了这个情况，但一再担保施雨和男干警之间没有发生关系，甚至连招呼都没有打。

掌握这个情况后，原本张警官还想进一步调查，但是监狱长老潘怀疑此人就是正主，要求必须做亲子鉴定。

我们在休息室见到了这位干警，大概三十岁，看到我们自动伸出中指，显然对取样流程非常熟悉。

取样过程中，干警一语不发，面色苍白，或许他正对自己的命运担心吧，就算鉴定结果确定孩子父亲不是他，单凭不遵守规定又串供这一点，一辈子都无法升迁了吧。

回到中心做了加急鉴定，结果却是「排除」，又一次扑空了。

张警官表示感谢，告诉我们，真正的嫌疑人马上会出现，就在这两天。

第二天，小谢一大早就开车接我们，二话不说开警灯拉上警号，一脚油门踩到底，不到半个小时就飙到了城南女子监狱，一路上闯了十几个红灯，闯得我和杨姐心惊胆战。

但这次的目的地，却不是监狱，而是监狱旁边的「爱心关怀所」。

路上，小谢介绍了当事人施雨的情况和孩子被收养在「爱心关怀所」的原因。

(4)

施雨入狱的原因很简单：经济犯。

施雨因贪污四百多万公款而入狱，因为退回大部分赃款，被轻判了五年。但她贪污公款的原因，是因为她有一个奇葩的丈夫。

施雨的丈夫叫展伟（化名），两人在同一个公司工作，展伟长得高大帅气，气质又佳，是公司里的男神。

施雨虽然是一个能歌善舞的姑娘，但算不上样貌拔尖，展伟拒绝了公司那么多比施雨漂亮的姑娘，最终选择了她，施雨觉得受宠若惊。

展伟嘴巴甜，会关心人，施雨完全被展伟迷住，沉醉在他的温柔里。有一次，施雨感冒了，好几天没有好，当时丈夫正在外地出差，只在电话里听到施雨的咳嗽声，居然提前两天完成了所有的出差任务，退了公司早已经定好的机票，改坐火车提前回来，就是为了陪施雨去医院。

回来的时候还给施雨带了一大束玫瑰花，里面藏着一盒施雨最喜欢吃的苦咖啡味巧克力，还有一张小纸条：祝我的小雨身体

健康！爱你的伟。

施雨一看到张纸条，持续了几天的感冒就全好了，仿佛身体都幸福得飘了起来。

又体贴、又浪漫、又会照顾人、还高大英俊，这样完美的男朋友哪里找？在周围闺蜜和同事羡慕和嫉妒中，施雨每天都要幸福得晕死过去。

唯一瑕疵的，就是展伟虚荣心强，喜欢穿名牌、用名牌，非高档餐厅不去，开车也最少是五十万以上的车，消费观念超前。

施雨父母已经去世，给她留下了一笔遗产，数额不菲，但几年之后，也被两人挥霍得差不多了，生活慢慢拮据起来。

清淡的日子施雨能够过下去，但是展伟可不行。当时两个人已经在商量结婚，展伟不同意在施雨父母留下来的老房子里面结婚，一定要在新房子里结。

展伟自己的父母也已经去世，不但没有给他留下什么遗产，连房子都被他卖了换成了跑车。要买新房，而且是要买展伟所说的那种两百平以上大房子的话，即使在我们这种三线城市，加上装修家电等，没有两百多万是不可能的，家底已经被挥霍得差不多的施雨自然买不起。

这时候，展伟说，买不到新房子就暂时不结婚。

不到三十岁的展伟可以不急，但是和展伟年龄差不多的施雨急啊，再过两三年就三十了，就两个人这样用钱的方式，每个月

加起来才一两万的工资连支出都远远不够，哪里能存钱买新房？

爱情中的女人都是盲目的，尤其是展伟还是一个又帅气又懂得迷惑女人的男人，本就觉得自己高攀了的施雨，只能在生活中多付出一点多包容一点，来维持这个得来不易的「好男人」。

巧就巧在施雨是公司的财务，经常会有进出账，某一天她看到账上那一大串零的数字，脑袋一下子晕乎了，想着公司常年不见有人查账，天天有大账进出，就算少了几百万也没事，反正很快就可以有新钱填进来。

于是她大胆地想，从中转走几百万，然后做好账目，只要没人查总账，就永远不会被发现。

她因这个想法窃喜不已，找展伟商量，展伟听完后连赞她聪明，表示 he 可以提供配合，事成之后马上买房结婚！

施雨分数次，每次几十万，共计四百万转到展伟的账上。展伟收到钱后，迅速兑现了诺言，买了新房新车，和施雨领了结婚证，一年后，还有了一个漂亮的孩子。

前两年很平静，公司运作一切正常，老板又不是一个仔细的人，项目也多，只要账上有资金运转，没想到要来查账，但两年之后，另外一个公司业绩下滑，老板就想要从施雨夫妻所在的公司抽调资金去投入。

消息一传来，施雨马上慌了神，知道大事不妙，并通知了展伟，平日风度翩翩，举手投足中王者风范的展伟闻讯马上变成

了油锅里的老鼠，焦头烂额想不出一办法，还问施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跑呗！

两个人带着孩子连夜开着车就跑了出去，还想着一边跑一边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

找公司财务要钱，财务第二天就不见了。老板连忙报警。几天之后，两人就被警察从青藏高原上拽了下来，抓捕的时候两个人正在某个著名的盐湖边上赤足漫步，浪漫无边。

结果，施雨因贪污侵吞公款罪被判刑，后因认罪态度较好，而变卖了家产抵上了一部分赃款，最终被从轻判了五年；而展伟作为同案犯，被判三年。

他们的孩子，也就因为父母入狱，至亲去世，被收养在了「爱心关怀所」。

我们一行三人从车上下来，往「爱心关怀所」走。

一个多小时前，在「爱心关怀所」抓到一个重大嫌疑人。

整个「爱心关怀所」十几个孩子，几个阿姨，一共二十多个人，除了六七个男孩子之外，全部是女的，而这些男孩子又只有三个在读小学，一个只有八岁，另外两个一个十一岁，一个十二岁，就算是十二岁也难有生育能力，所以一开始警方调查过后，就将这里排除了。

等监狱男干警排除之后，负责案件的警官再次来到这里，调取了院门口的监控摄像头仔细查看，发现了两个之前调查被忽略

了的情况。

做饭的李阿姨告诉警官，平日里院子确实没有男人能进来，但这里毕竟不是监狱，不会那么严格，所以避免不了会有两种人进来。

一种是快递员，主要是送在这里就职员工的快递。因为已经很熟悉了，会允许将快递直接送进来，放在快递收件箱里。但这个过程很短，从电瓶车上拿着快递进来，到放完快递出门，总时间在两分钟左右。

另一种是送菜的，一般每两天从外面采购一次新鲜的菜品，会有人骑着三轮车送新菜，有时候是男的有时候是女的，他们是一对在附近菜市场做批发的夫妻。这个过程时间较长，因为要将菜品从三轮上卸到厨房里，还要等阿姨来结账，需要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结合监控录像里面查到的情况，警官将嫌疑人锁定在了送菜人身上。当天快递小哥和送菜的男人都来过，但快递小哥从进门到出门只有两分多钟，没有作案的时间，而送菜的男子在院子里卸菜结账，忙活了二十多分钟，而且据阿姨说，卸菜的时候她不在，最后才过来结账的。

(5)

综合考虑，只有这个送菜的人才有作案的时间。

我们在小楼房的办公室里，见到了这个嫌疑人。

送菜的男人四十多岁，一张朴实的面孔，鞋上残留的泥土和菜叶，他在今天一大早送菜的时候被抓捕。

我们一进去，男子就差点跪了下来道：「警官，我是冤枉的，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别人的事情，万一今天的情况传扬出去，我还怎么做人啊，我老婆会把我吊起来打！」

警官耐心解释道：「沈老板（化名），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洗清你身上的嫌疑，如果鉴定之后你是清白的，我们绝对不会将今天的事情传扬出去，放心，只要你是清白的，谁也不会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

送菜的男子这才稍稍安下心来，等我们准备好器械之后，按照我们的要求伸出了中指，战战兢兢地问：「这个，会痛吗？」

杨姐不由笑了，道：「放心，一定不痛，就像蚊子咬一样。」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创口就出现了。

取完样之后，男子朝我们不好意思地说：「完事了吧，完事那我走了，回去晚了老婆会骂。」

男子一出门，警官马上掏出对讲机通知埋伏在某处的警员，交待他们暗中跟着男子，免得男子中途畏罪潜逃。

谢警官：「杨主任，你怎么看？」

「表情自然，可能性不大。」

「您的意见是？」

「再查查内部。」

「多谢！」

鉴定结果再一次证明了杨姐的猜测是正确的，送菜的男人确实不是孩子的父亲。

难道真和杨姐所说，问题出在监狱内部，又或者跟施雨与狱友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关？在我们将鉴定结果通知小谢的时候，小谢也告之了我们对施雨和狱友关系调查的进展。

施雨所在的监牢属于东区，同室人所犯的事情不同，性格各异，不免会发生很多矛盾。

犯人最紧张的就是分数，在监狱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要给分儿的。

譬如，犯人入监后要写认罪书，文盲犯不会写字，就要由别人代写，这个代写的人就能以「帮助同犯」为由得到 0.5 分的奖励；出个黑板报奖励 2 分；监狱广播站和监狱报刊录用了一篇投稿奖励 3 分等等。

凑满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减刑，这些分数对于犯人们来说等同时间和生命。

问题来了，有许多分高又相对轻松的活谁都想去做，派谁去做的决定权由四犯决定。人手上有了特权就很容易滑向犯罪的边缘。

这样的管理制度，勾心斗角、吹嘘拍马、歪门邪道、恶意外伤的现象时有发生。

一些家里经济条件好的，会在监狱内部超市买东西送给四犯，这样就容易得到一些特殊的待遇，安排去做活轻松，分儿拿的又高。

最苦的是那些农村来的犯人，本身就没文化，人又老实，不会说不会写，平时累死累活，一个月就拿那么一点可怜的分儿，还要天天被别人当成出气筒骂来骂去。她们很委屈，总是说，出去后就是卖房卖地也要供孩子上大学，就是坐牢也要有文化。

犯人中最让人羡慕的是短刑犯，刑期在3年以下，看守所待了个半年一年，到监狱剩下不到两年的刑期了，监狱从争取到减刑是两年一轮的，所以，三年以下的短刑犯是没有减刑的。

「无欲则刚」这个成语用在监狱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没有减刑，分儿对这些人可有可无。她们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反正想超产想干活的人多的要死。

欠产吗？没关系，扣分儿好啦，监狱规定不允许串监，可她就偏要串，干警上班她上班，干警下班她下班，看谁不顺眼就骂，遇上不服气的就打，反正监狱规定吵架打架各打五十大板，蓄意挑衅的扣的分儿重点，还嘴还手的扣的轻点，我扣分儿没关系，你扣的起吗？整个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

这就是差别、悬殊和苦难。监狱是一个小社会，在这里同样上演着一幕幕的戏剧，只是戏剧的调子不是那么高昂罢了。

在这个小社会里，施雨因为文化水平高，性格好，所以混上了一个四犯，她是四犯之中主管学习的。虽然手中没有太多的特权（特权更多的是管生产和纪律的）但有很多可以加分的学习项目都由她安排，自然就会形成自己的一个小圈子，也会和另外一个小圈子产生矛盾。

矛盾最大的，就是她和另外一个管纪律的四犯，叫做李大姐（化名）。正是她向干警举报了施雨怀孕的事件，据杨姐当时的判断，李大姐当时说谎了！

施雨怀孕的时间还不到两个月，肚子几乎没有动静，而妊娠反应再重也不会昏迷，而李大姐所说的是「发现施雨晕倒在厕所里，肚子明显鼓了起来，才向监狱干警报告。」这一点和事实不符。

李大姐必定隐瞒了什么，这成为案子侦破的重要线索。

通过对施雨所在牢房狱友的分开询问，掌握了一定的信息之后，警官对李大姐进行了的严厉盘问，终于知道事发那天的情况。

李大姐承认自己撒了谎，撒谎的原因，是因为她和施雨之间的矛盾。

(6)

李大妞不到四十岁，属于监狱的「老人」了，施雨进来之前，已经呆了超过四年。

李大妞老家是农村的，父母务农，家庭负担很重，李大妞小学刚毕业就辍学了，算得上一个半文盲，一直以来她对知识分子就是一种羡慕加嫉妒的状态。

李大妞的经历也颇为坎坷，作为长女的她小学毕业后就帮助父母一起操持家务，十九岁就结婚，结后和丈夫勤勤恳恳一起维持家里。丈夫家境普通，好在家中只有丈夫一个男孩，所以在亲家母的帮衬下，李大妞一家过得还算滋润。

但是李大妞连生三胎都是女儿，这在农村人眼里简直大逆不道，尤其丈夫家还是一根独苗，责怪是避免不了的。

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丈夫始终站在她这一边，说男孩女孩都一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丈夫的亲表哥带着丈夫出去做生意。

丈夫外出赚钱，李大妞的日子更为艰难，既要照顾三个女儿，还要忍受公公婆婆的讥讽。

无处诉苦的李大妞每天都过着白天强颜欢笑、晚上以泪洗面的日子。

李大妞压抑许久的怒火终于彻底爆发了！

某一天，李大妞正在菜地里干活，一个同村的熟人过来说她，说自己家里的菜刚打了农药，正好又来了客人，找李大妞要点

青菜回家待客。这种情况农村常有，李大妞很是爽快地扯了两大把青菜递给熟人。

熟人接过青菜既没有道谢也没有离开，而是环顾了一下四周，凑上前来神秘兮兮道：「大妞，我和你说一个事情，你听了别生气、也别冲动。」

熟人的话让李大妞紧张起来，她动着手里的锄头，问熟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熟人凑到她耳朵边上道：「是刚来我家的客人告诉我的，他们和你丈夫在一个地方做事，你丈夫现在生意其实好得很，之所以说自己没钱，生意不好，是因为他在外面又成了一个家，还生了一个男孩！」

晴天霹雳！她整个人都惊呆了！难怪丈夫好端端地就说生意突然出了问题没钱，难怪半年之前开始，公公婆婆就经常神秘兮兮地离开家中，说出去旅游之类。

她还好奇怎么公婆这么节约的性子怎么会舍得出去玩乐，而且是在儿子生意不好，没有钱的时候出去。原来是因为丈夫在外面找了野女人，还生了一个男孩！自己这么辛辛苦苦在家操劳这么多年到底是为了什么？！

李大妞心中的怒气彻底爆发，去了熟人家中，从熟人那几个客人嘴里打听到了丈夫的详细情况和地址，第二天她就找了个借口，说自己要出远门。

李大妞常年的隐忍让她没有在公婆面前露出任何破绽，公婆也没有多想，就同意了。

七窍生烟的李大妞来到了丈夫「野女人」的住处，是一个颇高档的小区，虽然这个小城市房价不贵，但买房加装修足有四五十万，看来自己丈夫的钱全部花在「野女人」身上了！

李大妞越想越气，到了丈夫和「野女人」家门口后，李大妞留了个心眼，决定「智取」，准备妥当后，她敲完门之后就躲在一边，免得被丈夫在猫眼发现。

当天，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丈夫并没有在家，过来问话的是一个年纪稍大的声音，后来才知道是请的保姆，帮忙照看孩子的。

听到这个声音不熟悉，李大妞就主动上前说是农村的过来找人，不怎么认识字，只知道在这个小区但不知道具体位置，要保姆方便的话，开门帮她看一下，并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纸条在猫眼中出示了一下。

李大妞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形象，慈眉善目的，保姆不疑有它，于是便打开门准备帮忙看下。门刚一开，李大妞就顺势拉开房门，闯进了屋内。保姆吓了一跳，忙问李大妞干什么？

李大妞趁她惊魂未定，说出丈夫的名字，问她这到底是不是丈夫的家，保姆当时并不知道内情，还以为是男主人家的农村亲戚，自然是坦诚相告，得到确认后，李大妞马上进到内室，一眼就看到正躺在床上抱着孩子的「野女人」。

「野女人」年纪不大，二十出头，孩子大概半岁左右，和熟人家来客描述的情况一模一样！

李大妞简直要气疯了，大声道：「你这个**，他还没和我离婚，你们就住到一起还生了孩子，你这个**怎么这么不要脸！」

躺在床上的年轻女人顿时就明白怎么回事，自己「丈夫」的原装找上门来了！

此女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顾不上啼哭的孩子，将之放到一旁后马上从床上爬起，和李大妞对骂起来。骂得甚至比李大妞更为难听，什么「短命鬼」、「绝户女」、「丧门星」之类，一看就知道自己的公公婆婆之前就是来看孙子和这个女子的，因为此女骂她的话简直和公公婆婆一样！

李大妞气急败坏，冲上前去和「野女人」厮打起来。野女人自然不是膀大腰圆的李大妞对手，还好保姆从外面进来，两人一起将暴怒的李大妞制住。

李大妞一边挣扎一边怒骂，生平第一次将最恶毒的语言倾泻到这对母子身上。

「野女人」脾气也不小，怒极攻心之下，做了令她一个后悔终生的举动！

「野女人」睡袍不整，赤脚跑到厨房，拿出一把刀，要李大妞滚出去！不然她就「不客气了！」

和自己的丈夫生了孩子的「野女人」居然还拿刀威胁自己，李大妞被彻底气疯，挣脱保姆就扑了过来。

在争斗中，先是「野女人」一刀划开了李大妞的胳膊，又被身强力壮的李大妞抢过刀去，几下就将「野女人」剁得鲜血淋漓，现场之惨烈，无法直视。

这个惨烈的事件，一直到丈夫和 110 先后赶来才结束，因为保姆第一个电话是通知的丈夫，出现持刀争执才打的 110，所以丈夫首先赶了回来，杀红了眼余怒未消的李大妞还剁了丈夫一刀，一直到现在丈夫手都无法完全复原。

最后经过抢救，「野女人」的命保住了，但是右腿已经被剁碎无法恢复，彻底成为一个残疾，而李大妞也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十年。

(7)

入狱后的李大妞，身强力壮做事又勤快，被干警看上，成为四犯之一，主管纪律，因为自己的遭遇，李大妞比较仇视城里人，尤其是年轻漂亮有文化的上班族。因为「野女人」就是丈夫公司的员工。

施雨入狱后，由于她之前上班族的身份，第一天就受到了李大妞的仇视，在之后的日子，施雨因为表现好被选为了四犯之一，两人的矛盾就更加深了。

每一次施雨回忆起自己恋爱的时光，对害自己入狱的丈夫不但没有责怪，反而依旧有深深的依恋，在她看来，自己英伟的丈

夫还是很爱自己的，只是因为比较爱面子，消费观念比较超前，两个人都对欲望把持不住，才会导致犯罪的情况出现。

而且入狱之时丈夫还答应她，出狱之后一样可以幸福地在一起。

一回忆起来，施雨就笑得比蜜还甜，一些想要施雨安排加分工作的人，自然是满嘴附和，李大妞则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每次施雨一说起丈夫就冷嘲热讽。也因此，两个人成为了死对头，平日里几乎不说话，偶尔因为工作关系说两句话也是阴阳怪气的。

施雨在工作的安排上，做到了不偏不倚，让李大妞一直找不到把柄。反倒是李大妞有一次被施雨的拥簇者抓到了把柄，告了个黑状，想以此向施雨邀功要好处。还好施雨主动找干警说情，说是误会，才避免李大妞被扣分，不过一次严重警告是避免不了的。

但是李大妞心中的疙瘩怎么都消不去，觉得施雨虚情假意，总想着要报复一下才能消去心头之恨。

终于，这个机会被她等到了！

就在事发的当天，施雨在卫生间上厕所，不小心滑倒了，挣扎着爬起来后，施雨不是去揉摸自己摔倒着地的部位，而是护着自己的肚子，一脸紧张，而且还会去检查自己的下身。

这个场景被同时上厕所的另一个女囚看到了，此人正是李大妞的死党，便将这个异常情况告诉了李大妞。两个人都是怀过孕

生过小孩的人，施雨之前时不时有恶心的症状两个人就已经在怀疑，加上这一次，几乎可以确定施雨怀孕了！

李大妞如同得到了尚方宝剑，欣喜若狂，马上通知监狱干警，因为是猜测，没有直接证据。为了让干警积极进行调查，将实际情况夸大了数倍，将滑倒说成是「妊娠反应晕倒」，将不明显的肚子说成了「肚子明显大了」。

而现在她的目的达到，没必要再进行隐瞒，便将所有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事实证明施雨怀孕了，她举报不但无过而且有功，也就不怕别人说她夸大事实，虚报假案了。

李大妞说谎的原因真相大白，但可惜的是，这个真相对案件的进展却毫无帮助。

施雨是怎么怀孕的，导致施雨怀孕的男人是谁，依旧没有任何眉目。

之后，通过监狱领导和警官共同的商议，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男性，对所有男性进行全面的亲子鉴定取样。

这也是我们和警局合作以来，极其少见的几次大范围地亲子鉴定取样，所谓的「大范围」不是指人数多，而是这次怀疑对象涉及的范围很大，可以说将所有和施雨接触过的男人全部做了一次鉴定！

这次亲子鉴定取样的人员除了之前已经鉴定过的男干警和卖菜男子以外，包括以下人员：

节日那天搬道具入内的三位男干警之二（之一已经鉴定）；

当天到「爱心关怀所」送快递的小哥；

「爱心关怀所」里年龄在十岁以上的男孩（一共两个）；

统一取样的一共五个人，加上已经取样鉴定过的男干警和卖菜男子，一共七人，这就是在施雨怀孕期间和她接触过的所有的男性！

当天取样的情形我还清楚记得，监狱隔「爱心关怀所」不远，取样地点就定在「爱心关怀所」的办公室里。

我和杨姐赶到后，五个人一字排开，神色各异。干警 A 神色很是自然，表示听从领导的安排，配合工作，很自觉地伸出中指。干警 B 却略有紧张，说自己天生怕疼，果然杨姐一针扎下去，一个小小的创口居然让他直咧嘴。

快递小哥明显很紧张，但还是比较配合，想必之前有人专门和其交待过，告诉他想洗脱嫌疑只有这一个办法，等取了血之后，还盯着我们不动，最后傻愣愣地问了一句「就完了？」

而两个孩子则非常紧张，当我准备好器械拿出针头后都浑身哆嗦，在「爱心关怀所」阿姨的劝导之下，才稍稍安心，战战兢兢让我们取了血痕。小孩甲还稍微坚强一点，只是取样的时候咬了咬嘴唇，自始至终没有说话。小孩乙却当场大哭起来，问杨姐手术之后会不会有后遗症。我们面面相窥，这人小鬼大的家伙，谁教会他问这些的？

杨姐取样时，仔细关注每一个人的神情。

回中心的路上，小谢问杨姐哪一个人像真正的嫌疑人，杨姐示意我先说说看法。

我思虑了半晌道：「正常情况下，男性要到十三岁才能生育，两个孩子一个十一岁，一个十二岁，可能性太小了。快递小哥有点紧张，但这个紧张是表现在对取样一事上，其他方面很正常，他的可能性也不大。干警 A 整个过程都很自然，很坦荡，可能性也很小。只有干警 B，一个堂堂的监狱干警，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取个样还那么紧张，而且还说自己怕痛，怕疼怎么可能入这行？」

杨姐哈哈一笑道：「老实说，这次是唯一一次我从嫌疑人身上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的事件，所以才要你说说，也算是给我理理头绪。」

几个嫌疑人的鉴定结果出来，果然都是排除，当我们当结果告诉小谢后。小谢说，这是她们局里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在查案的时真正陷入完全的僵局。

只有这个案件中，是真正的完全没有嫌疑人了。

得到消息后我坐立不安，想到我们中心发生过的诡异事件，忍不住又给小谢打了个电话，做了一个极其大胆的猜测：在监狱干警或者施雨狱友中会有变性人或者双性人，和施雨发生关系，导致施雨怀孕？

小谢接了我的电话，笑了半个小时，最后道：「你的思想果然和你的人一样龌龊，不过老实告诉你，我们一开始也想到了，但女子监狱可不像其他地方，所有人员都经过严格体检才进去，确保不会混入你说的什么变性人双性人之类。而爱心关怀所的阿姨也都做过严格的体检，确保没有这种人。你这个猜测，完全不成立。」

听完之后我也傻眼了，距离事发已有十几天了，案子依旧陷入僵局。

当然，这个事件如果找不出真相的话，我也不会讲出来，因为过了十几天，传出来一个惊人的消息：施雨越狱了！

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个越狱的地点并不是在监狱，而是在某一个妇科医院！

当时的施雨，正在申请「监外执行」。我们国家的法规规定，妇女在怀孕哺乳期间，可以申请「监外执行」，即回家执行刑。而施雨这种情况，要等批示下来也不是一时候半会的事情，当时施雨肚子还不大，七八十天左右，只需要定期检查一下即可，因为监狱里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都是安排女干警陪同施雨去市内医院检查，当天去当天回，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也不算违反规定。

就在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施雨居然趁着干警稍微疏忽，逃走了！当然施雨只跑了一点点距离，几乎是刚离开医院不远就被抓捕了，毕竟一个怀着孩子的孕妇怎么可能逃脱干警的围堵。

事后查看摄像头，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施雨逃跑的速度非常之快！对肚子里的孩子一点都不在乎，这和之前在监狱里干警们问起她对孩子怎么想，她态度坚决一定要将肚子里的孩子保住的反应完全不符。

明明可以等着「监外执行」的批示下来就可以暂时出狱，为什么她却一定要提前逃跑，难道她不知道逃狱会遭受到远比她之前更严重的刑罚吗？

(8)

之前曾提到过，事件爆发的当天，警方第一时间对施雨进行了询问，但施雨总是坚持同样的说法，事件中的受害者是这种态度，警官也很是无奈，只能从其他方面着手调查。

当时的施雨给人的感觉很奇怪，情绪低落，问十句回一句，对肚子里孩子父亲是谁一事毫不关心，却对孩子异常关心，总是唠叨着说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不要任何人来伤害他。

施雨被抓捕后的动作更加怪异，一反之前沉默不语、只说要保护好孩子的状态，向警员跪地又哭又闹，说希望尽快得到「监外执行」的批准，就算自己之后再多判两三年也心甘情愿。

警官敏锐地感觉到施雨的心理防线已经出现裂缝，决定再次紧急询问。

这一次，施雨终于将内心潜藏已久的一个秘密说了出来。

这个秘密，居然和施雨父母的去世有密切的关系！

施雨的父母都是普通工薪阶层，将施雨养大后，因病先后离世。短短五年，先送走母亲又送走父亲的施雨无比悲伤，每晚恶梦，让施雨精神极不正常，上班精神恍惚，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施雨被噩梦折磨得寝食难安，就去找江湖术士解梦，希望能得到一些「上天的指示」。

也许是上天垂怜，她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大师」，「大师」告诉她，之所以连续几个月做噩梦，是因为在地下的父母太想念她了，形成了一种「怨念」，经常烧一些冥钱给父母可以缓解，但是要想彻底根治，只有两个办法。

施雨连忙问什么办法，「大师」紧接着说出一句话让施雨魂不附体。「大师」告诉施雨，这种怨念只有两种办法才能解决：第一种，就是施雨下去陪父母；第二种，就是父母上来陪施雨！

施雨被这句话震惊得说不出话来，目瞪口呆地看着「大师」，等着他的解释，「大师」却摇头晃脑念念有词，说一些施雨完全听不懂的话。

半晌施雨才反应过来，给了「大师」几张百元大钞，「大师」终于停止念咒，将如何应对的办法说了出来。「大师」告诉施雨，下去陪父母肯定不行，毕竟她还那么年轻。那么就只剩下一个办法——让父母来陪她。

我当时听到这里，都觉得头皮发炸。「大师」随后告诉施雨，父母来陪她并不是用真身，而是用「附身」，何为「附身」，

就是死去至亲之人的思念附着在另外一个有血缘关系至亲晚辈的身上，来陪伴施雨。

因为当时施雨是独生女，换言之就是施雨会生下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带着父母的思念来陪伴施雨，而且一男一女的年龄差距也会和父母离去的时间相符。

当时的施雨只是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但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居然一步一步验证了「大师」的预言！

首先，施雨晚上很少再做噩梦了，即使梦到父母，也是温馨的场景居多。然后，公司里的「男神」展伟居然爱上了自己，既英俊潇洒又浪漫体贴的展伟让失去的幸福感又回到了自己身边。再然后，两个人生了一个女儿，女儿出生的时候施雨就从她的身上感觉到了母亲的气息，一定是母亲的思念附着在了女儿的身上。

最最让人惊叹、又让人觉得极其诡异的是，女儿出生五年之后，在监狱里服刑两年多的施雨居然怀孕了！按照施雨的想法，肚子里必然是一个男孩，而这个男孩，也必然是父亲思念的寄托！

如此巧合到极致的事件，唯一的解释就是：当时「大师」说的都是真的！肚子里的孩子确实是神仙赐予的，只有这样才能完美地解释为什么种种事件如此巧合。

所以施雨才一口咬定，孩子就是神仙赐给她的，才会这样想方设法保住孩子，因为她现在肚子里的孩子寄托了父亲对她的思念！也因此她想尽快获得「监外执行」，找一个地方好好养身

体，将孩子平平安安生下来，她保证，她会在平安生下孩子之后，就回来继续服刑。

警官等人听过施雨的讲述，目瞪口呆，联想起整个事件的种种细节，从来都不信鬼神的警官们居然觉得施雨说的这番神神叨叨的话有一定的道理：

第一点，如果施雨真的被人强暴了，那么她没有必要去包庇一个强暴她的人。

第二点，如果施雨是和别人通奸，那通奸的对象在哪里？这可是终日里只有女人的女子监狱。

第三点，几乎所有和施雨接触过的男性都通过亲子鉴定排除了嫌疑，而其他和施雨接触过的都是真正的女性，同性之间不可能怀孕是一个三岁小孩都知道的常识。

第四点，施雨的第一个孩子确实是女儿，今年五岁，而施雨的父母去世的时间经过之后的调查，确认相距五年左右，虽然和这次怀孕有月份上的出入，但大体时间极其相近。

至于施雨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男是女已经不重要的，单就上面的四点来看，似乎真的只有神仙使施雨怀孕，目的是父母来陪伴她这种离奇的借口才解释得通。

除了对施雨的询问之外，毛警官又安排人再次对施雨的狱友，包括李大妞等人详细询问，从李大妞等人的嘴里得知施雨确实平时很信佛，每次睡觉前都会念叨神仙保佑赐我麟儿之类神神叨叨的话。

李大妞甚至说自己做梦梦到过有神仙降临到牢房里，投下一个光球，附身到施雨的肚子里，而做梦的那段时间确实就是施雨怀孕的时间。

如果这番话在别人嘴里说出来警官还可以不信，但是从和施雨矛盾极深的李大妞嘴里说出来，由不得警官不信。

这么一个匪夷所思的结果，颠覆了我的三观。

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延续了一个多月的悬案，居然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就迅速被查明，最终真相大白。

真相的出现，是在这个会议上被人发现了一个之前调查的盲区。会议最终结果抱歉我真的不知道，无法完整讲述给大家听。

(9)

我们鉴定中心的主任当时也参与了会议，因为她在担任我们中心主任之前就是政府某单位的，算是警官的前辈，而且案发当时她也是我们中心名正言顺的领导，我和杨姐调查的情况都一五一十向她汇报过，作为一个知情专家与会。

就我和她的关系，或许别的事情她会告诉我，这种会议她是不会和我透露的，只告诉了我一些小细节。比如当时有人提来，施雨所说的理由并不是百分百的经得起推敲，至少有两点值得怀疑：

第一点，在施雨从医院逃跑的时候，看监控录像里的她慌不择路，丝毫没有顾忌到肚子里的孩子安危，这一点和她之前所说的「因为自己的父亲思念寄托在孩子身上，所以想要保护好孩子」这一点不符，既然担心孩子，那么无论你是否想要快速逃跑，总要对自己的肚子哪怕有那么一点点牵挂，就是看一眼都好，但施雨当时只顾往外面跑，跑得比正常人还快。

如果说这一点还能用逃跑时惊吓过度顾不上多想做借口，那么接下来第二点就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

第二点，施雨当时在监狱干警陪同下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只有三个月不到，而且申请「监外执行」的报告已经打上去，再等一段时间就可以批下来了，完全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逃跑。就算嫌弃监狱的条件差，但是她自己的房车都已经抵押作为赔偿金、长辈至亲都去世了、女儿在「爱心看护所」、丈夫也入狱，你能去哪里找到更合适的地方调养？

正是这个细节，成为案子的突破口，因为第二个怀疑点涉及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调查盲点——施雨的至亲，除了女儿外就是她的丈夫，自始至终，一直没有调查过施雨的丈夫！

忽略施雨的丈夫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施雨的丈夫被判三年，关在另外一所男子监狱里，按理完全没有和施雨接触的机会。

当与会专家发现这个盲点的时候，调取了相关档案，发现施雨的丈夫，实际上在三个月前就已经刑满出狱！

虽然当时距离法院判决只有两年多，而展伟被判了三年，但如果是司法系统的朋友就知道，早在法院判决之前，犯罪嫌疑人

都会在看看守所先呆上一段时间，短的十几二十天，时间长的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的都有，在入狱服刑的时候，都会扣除在看看守所呆的这段时间。

当时施雨夫妻俩已经在看看守所呆了半年多，展伟被判三年，扣除看守所呆的半年多，实际上只需要再在监狱呆上两年多一点点，所以早在三个月前展伟就已经出狱了！

之所以一直没有调查展伟，刚出狱不久是一个原因，最重要的是据女监干警透露，这三个月只有一个以前的狱友来探望过施雨，而施雨的丈夫根本就没有露过面，所以才完全忽略了对展伟的调查。

这次施雨想要「监外执行」，她要投靠的就只有她已经出狱的丈夫。

但是为什么展伟出狱三个月却不来探望施雨？

果然，在第三天就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施雨坦白了！她终于交代了真正的犯罪嫌疑人。

但当小谢说出这个最终的犯罪嫌疑人的时候，我和杨姐彻底崩溃了！

(10)

当时杨姐开的电话免提，我第一次有要把小谢从电话里面揪出来暴打一顿的冲动，因为她说的答案简直是侮辱我和杨姐的智商。

小谢说：「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是施雨的女儿！」

对，各位朋友你们没听错，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是施雨的亲生女儿！她叫点点（化名），今年五岁！

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出乎任何人的意料之外，居然是施雨刚满五岁的女儿！

一个连小学都没上，在「爱心关怀所」呆了整整两年多的小女孩，居然就成了真正的犯罪嫌疑人。

当时的我和杨姐压抑住内心的激动，静静地听着小谢的叙说，小谢却没有再说其他，只要我们在中心等候，马上会安排人来接我们前往女子监狱，在那里，施雨肚子里孩子的真正父亲，正在等着我们！

杨姐挂掉电话后，我无语半晌，忽然脑袋一热，做出了可能是我迄今为止最大胆的猜测。我对杨姐道：「杨姐，我明白了，施雨的女儿为什么是犯罪嫌疑人，我也知道孩子的真正父亲是谁了！」

杨姐笑了，道：「说说看，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

我正色道：「这个案件中，当事人施雨入狱的原因就是为了她的丈夫，从她愿意为丈夫贪污四百万这点来看，已经完全被爱情昏迷了心智。那么，在丈夫出狱后，她肯定按捺不住相思之苦，想尽快见到自己的丈夫，于是她和自己的丈夫、女儿点点一起，商量了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利用点点可以和施雨亲近的关系，提前准备好丈夫的精子，让点点交给施雨，然后施雨再用某种手段将精子植入身体，最终导致施雨怀孕。

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施雨可以在怀孕和哺乳期间申请「监外执行」，而监外执行的时间是算入刑期的，那样施雨最多等哺乳期过后，再在监狱服刑一年就够了，这样既不违法，又可以早日和丈夫女儿在一起，好算计啊！」

杨姐看着我笑了笑，没有说话。

我心里一紧，杨姐这种动作我太熟悉不过，这说明我猜到的和她所想的不一樣，难道这还不是事件的真正真相？

杨姐看着我沮丧地脸色，笑道：「你想的或许已经接近真相了，但是推理却有两点不成立，你想想时间和必要性。」

我闻言稍微思索了一下，恍然大悟。果然姜还是老的辣，杨姐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切中要害！

我的推理确实有两点不成立。第一点，施雨被批准去见点点，包括将点点带入监狱内参加文艺晚会，都是临时的决定，属于特例，展伟不可能提前知道点点会和施雨有这样的接触机会。如果说展伟早就提前准备好，让点点找个合适的时间将他的精子带给施雨的话，这点更加不成立，因为精子在「爱心关怀所」是没办法用特殊方式保存的，存活时间一般只有 24 个小时。

而且据「爱心关怀所」的阿姨交待，除了卖菜男子和快递小哥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人能进到「爱心关怀所」，点点的父亲展伟也从来没有到「爱心关怀所」看过点点。

换言之，他们父女两人没有任何接触的机会。也因此刚开始调查的时候没有怀疑过展伟。不然一开始展伟如果来找过点点，那么警方绝对不会遗漏展伟这个怀疑点。

当然，这一点可以用某一个特殊情况来解释，比如说展伟一直在监狱旁边蹲守，发现了这个点点和施雨接触的机会，而卖菜男子或者快递小哥受展伟委托，将展伟临时准备的精子交给了点点，最终到了施雨手中。

虽然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毕竟还是有可能存在，不能完全排除。但是杨姐所说的必要性，则几乎彻底否定了我所猜测的真相。

所谓的必要性，就是施雨为什么会这么急着要越狱。

只要再等一小段时间就可以得到「监外执行」批准的施雨，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报告已经交上去只等批复下来的关键时刻越狱？

她又不是一个傻子，难道她不明白这越狱不但成功性几乎为零，而且一旦抓住不仅要加刑，连「监外执行」都可能会因此取消吗？一家三口精心准备这么一个计划，眼看就要成功了，却在「监外执行」的批复即将下来之前来这么一个晕招，有必要吗？

我将心中所得说给杨姐听，终于得到了她的赞许，她告诉我，这正是她的疑问，也就是说，她同样没有猜到事件的真正真相。

这一切，只能等小谢的同事来接我们，去见见这「真正的父亲」，才能得到最终的真相。

(11)

从刑侦大队到我们中心，车程也就不到半个小时，我和杨姐却如同等待了一个世纪。我们一路无话，径直到了女子监狱。

小谢带着我们直接到了监狱长的办公室，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身着制服、一脸怒色的老潘，而站在办公室角落里的，却是一个我们叫不出名字、但确实见过的人。

这个人，正是事件爆发当天我们有过一面之缘的男狱警之一！我和杨姐吃了一惊，不是说当时和施雨接触过的男干警，只有那搬重道具的三个吗？

那三个都鉴定过了，为什么现在又蹦出一个来，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和施雨扯上关系的？施雨为什么要和他发生关系？或者如果方式和我猜想的一样的话，施雨为什么用他的精子来让自己怀孕？

杨姐和老潘打了声招呼，带着重重疑惑给男干警取了样，老潘始终一脸怒容，怪异的是怒容中居然夹杂着羞愧之色。

男干警更是将脸埋到怀里，自始至终没有好意思抬起头来看我们一眼。取样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这样紧张的，而且这种羞色同时出现在领导和干警脸上，真是怪异无比。

小谢当时要赶着回局里汇报，安排同事送我们回去，没有时间解释。

我和杨姐回到中心例行检测。第二天结果出来，果然是匹配！那个羞涩的干警，确实是施雨肚子里孩子的父亲。

这一次，杨姐也对这个事件完全摸不着头脑，将了解真相的大任交给了我。我接下这个任务，给小谢打了个电话，告知了鉴定的结果，并询问事件的真相。

而这个真相，让我们对当事人施雨的遭遇，痛心无比。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就是施雨的写照！

事件的真相，我从施雨入狱的最初来讲述给大家听吧：

施雨和展伟的判决几乎同时下达，入狱的时间也相同，两个人海誓山盟，约好在监狱里好好改造、好好悔过，三年五年不长，等出狱之后再一起过幸福的日子。

入狱之后，虽然失去了和丈夫见面的机会，对其的思念却越来越浓，每次繁忙的工作之余，只要有闲暇，施雨都会回忆之前和丈夫在一起的幸福时光，至于丈夫爱慕虚荣的性子，在她看来甚至都算不上瑕疵，因为这恰恰说明了丈夫是一个品味高的人，喜欢高档次的享受完全没错，唯一错的就是夫妻俩没有赚大钱的能力，不能和丈夫一起过上高层次的生活。

因为施雨四犯之一的身份，每次只要一提丈夫展伟，狱友都会附和，对展伟赞不绝口。

这个世界上，迷恋浪漫英俊男人的女人不在少数，施雨当宝贝一样将展伟的照片露出来的时候，大部分狱友们都理解了施雨，照片里的展伟确实太过帅气，如果真像施雨所说的那样又浪漫又体贴的话，施雨为他做任何事都不为过。

自那以后，施雨讲述丈夫的浪漫和体贴就成为了保留节目，监狱生活能改变一个人，素质参差不齐的一群女人到了一起，自然会互相影响，什么话都敢说出口，黄色段子更是层出不穷。

这种环境下，清者被带污，污者会变得更污，胆子越来越大，施雨也会将两人生活的细节描述得更细致，除了浪漫、体贴、英俊之外，展伟又被贴上了「某种能力强」的标签，「潘驴邓小贤」这五种极品男人的优点，除了「邓」之外，展伟全有！

（「潘驴邓小贤」指的是像潘安一样美感，像驴一样性能力很强，钱多得跟汉代大富翁邓通似的，还要小心翼翼地呵护女人，对她们体贴有加，有较多空闲时间陪着女人的男人）

就像追星一样，展伟成了部分狱友们眼中的明星，除了李大妞等少数和施雨有矛盾的人之外，其他的狱友都对展伟有很强的好奇心。

这种好奇心越来越强，就造成了施雨的悲剧。

施雨有一个狱友，相貌并不出众，却最喜欢帅哥，看过展伟的照片之后就对展伟念念不忘，每次施雨一提起展伟就夸个不

停，满足了施雨极强的虚荣心。而且每次施雨被李大妞等人言语欺负的时候，都是她站出来帮施雨忙，让施雨很是感激，时间久了，两个人就以姐姐妹妹相称。

施雨对这个比自己小几岁的「干妹妹」没有任何防备，告诉了她丈夫许许多多的信息。当时的施雨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干妹妹」，居然打着让她痛苦终生的鬼主意。

这个狱友刑期不长，听说当时犯了不小的案子，被家里用钱摆平了原告，写了「谅解书」，所以被轻判了三年，施雨来之前已经呆了一年多，所以她出狱的时间在施雨之前。

当时「干妹妹」离开的时候，施雨还以泪洗面，既舍不得她离开，又要祝她早日脱离苦海，内心极为矛盾。「干妹妹」离开了半年多，施雨还在想念她，觉得自己失去了最好的朋友陪伴，当时丈夫也马上要出狱了，她才心理稍微好受一点。

几个月后的某一天，施雨的心态却极度慌乱起来，因为这一天，正是丈夫出狱的时间，按理说和自己一样除了女儿没有其他至亲的丈夫，应该第一时间来看自己，即使当天不是接待日，至少会来一个通知，告诉自己情况让自己放心才对。

从早上一直等到晚上，却没有任何丈夫的音讯！这一天施雨还可以用丈夫去看女儿来安慰自己，但是第二天第三天，依旧没有任何丈夫的讯息，施雨几乎崩溃了，又不敢询问干警，首先干警帮不帮这个忙还不一定，万一丈夫又出了什么问题，自己怎么承受得住？

还好几天之后就是接待日，施雨咬牙撑到了这一天，终于得到了消息，有人来探望自己了！自己的朋友来得不多，这个接待日来的，必定是自己的丈夫展伟！

施雨欣喜若狂，一大早就起来，将自己打扮成她认为最漂亮的样子，等着和丈夫的见面。终于熬到了会见时间，既惊喜又忐忑的施雨走到会面室，丈夫依旧没有出现，等着她的居然是一个以前的狱友！这个狱友和自己的「干妹妹」是同案犯，罪责轻点，被判了两年，和自己干妹妹同时入狱提前出狱，只和自己做过半年多的狱友。

这个狱友告诉了施雨一个惊人的事实：施雨的「干妹妹」，在出狱之后就去探访自己的「姐夫」展伟，两个人关系非常好，而几天前展伟出狱，「干妹妹」直接开车将展伟接走了，看样子，两个人很有一起发展的可能。这个狱友觉得施雨可怜，就借着这个「接待日」的机会过来将这个事实告诉了施雨。

（这一点这个狱友也没说真话，之后经过调查，真实原因是她和施雨「干妹妹」因为案子发生矛盾，不想施雨的「干妹妹」好过，希望施雨出狱以后会给两人添添堵）

施雨精神差点崩溃，没想到丈夫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丈夫出狱这么久没有来探望自己，连信都没一封来看，相信了这个狱友说的就是事实！

施雨从来没有如此绝望过，她度日如年，这种精神状态被狱友发现了，都来关心她，当施雨将事实说出来之后，所有的狱友都被施雨「干妹妹」和展伟无耻的行为气到了。

连李大妞也对其改变了态度，因为发生在施雨身上的遭遇，和她何其相似。而且她比起施雨来算幸运的，她父母尚在世，过几年出去之后，还有人投靠，而施雨父母双亡，将丈夫当成唯一的「港湾」，现在这个「港湾」也将她无情地抛弃了！

整个牢房里的女性第一次形成统一战线，都对施雨充满了同情，想出重重办法来安慰她，却因为身在囚牢中，无法去制止囚牢外逍遥的那对「狗男女」。

施雨一心想着出去，装疯弄傻是不行的，搞不好会直接被送到精神病院，装病也不行，一检查就检查出来，而且会被扣分记大过，监狱里这种例子太多了。

施雨和狱友们绞尽脑汁，依旧没有办法。就在这个时候，施雨接到了和她关系很好的女干警通知，过几天的节日期间，她上午可以去「爱心关怀所」看看女儿点点，陪女儿感受一下日常的生活，下午还可以将点点接到监狱里，一起看晚上的文艺节目！

这个极其重要的信息，让施雨联想到以前女干警和她闲聊说过的一个发生在监狱某位男干警身上的狗血事件，心中浮现出一个极其大胆的计划！

监狱里某一位平常很讲究个人卫生的年青男干警，有一个极其不雅的习惯，中午休息的时候，喜欢在办公室偷偷撸管，撸完将沾着黏糊糊液体的避孕套用废纸包着随手丢到纸篓里，往往晚上下班的时候搞卫生才会去倒掉。

时间一长就被某位女干警发现了，这种习惯又不好去说什么，只是当做一个笑话在流传，和施雨关系很好的女干警闲聊时当做乐子和她提过这事，这种狗血笑话自然印象深刻。

于是施雨就想到，自己虽然一举一动被女干警监视着，没有办法进男干警的办公室，但是女儿点点有啊，是不是可以利用女干警们对点点的疏忽，让点点去偷取男干警丢弃的纸团，让自己怀孕，然后再申请「监外执行」达到去找自己丈夫的目的？

忐忑不安地等到了节日的那一天，施雨上午和点点见了面，悄悄地和点点说妈妈会陪她做一个游戏，放了一个礼物放在某个地方，只要点点去找到交给她就算她完成了任务，会奖励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五岁的孩子最喜欢这种带着「小秘密」感的游戏，兴高采烈地同意了，于是在一同进监狱的时候，刚过男干警办公室转了个弯，点点便按照母亲交待的，说有个小玩具掉了，要去找下，溜到了男干警办公室。

当时已经过了中午休息时间，男干警办公室正好没人，点点从垃圾桶里找到废纸包着的避孕套塞到小口袋，整个过程很快，而且一个小孩无法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所有的人都以为点点只是淘气跑来跑去而已！

说实话施雨对这个计划并没有报太大的希望，过程复杂不说，万一这个男干警当天没有撸；万一他没有准备避孕套直接撸到纸上；万一撸完之后垃圾桶里东西太多点点找不到，就很可能都会失败，幸好这三个万一当天都没有发生，整个过程很顺利。

于是，拿到男干警精子的施雨，将之注入体内，一个月后，妊娠反应出现，居然真的怀孕了。

之后的某天，通风报信的前狱友又来探望施雨，告诉施雨现在两个人已经如胶似漆，因为女方家里有钱，两个人还想着出国，一旦出国短时间就回不来了。于是施雨只能加快脚步，为了能早日出去找丈夫和「干妹妹」当面对质，和李大姐等狱友商量演了一场戏，让李大姐去「告状」说自己怀孕了，让监狱重视起来，能够尽快让自己获得「监外执行」！

于是，便发生了越狱事件，因为前狱友说自己的丈夫和干妹妹想要出国，施雨一心想着尽快出去，所以才会在得知自己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会得到「监外执行」的批准时，心急如焚，做出逃狱的举动。她担心再等两三个月，自己丈夫和干妹妹真出国了，就永远找不到他们了。

至此，整个事件的真相彻底水落石出！

难怪施雨一直不敢说出真相，编造出了神仙怀孕的谎言。是因为她担心干警们知道真相后，会阻止其去找丈夫和干妹妹，毕竟这样情况见面肯定会闹翻，甚至出现流血事件，监狱的干警和领导是坚决不会同意的。

难怪施雨一开始对肚子里孩子这么紧张，而逃跑的时候却又毫不在意，原来她的目的是一心找到丈夫和干妹妹去阻止他们。

难怪之前给年青男干警取样时他极其羞涩连脸都不敢露，难怪监狱领导老潘也面有羞色，这种情况导致施雨钻了空子确实难堪。

难怪包括李大姐在内的狱友说得情况和事实出入极大，原来她们都是因为怜惜施雨的情况，一共帮她早日出狱去找那对「狗男女」！

至于为什么肚里孩子和女儿年龄的差距和父母去世的间隔几乎一样只差月份，这一点也很简单，是因为施雨根据这个相近的时间，编的一个假话而已，实际上她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经历，所谓的「大神」也是编造出来的。

这件延续一个月，震撼人心的案件终于结束了。

一直到几年后的现在，我们还在为施雨用错的痴情深感痛惜。为了一个极度现实和虚荣的男人，贡献了父母留下的所有遗产，还因为此事当啷入狱，最终却依旧被其无情背叛，何其不值！

当然，施雨这样极度的痴情，也和她父母去世心理极度孤独和空虚，恰好被展伟填上了这个空白有关系，但即使对方再英俊再潇洒，品性不好，也依旧只是一副臭皮囊而已。

细节补充和后续

细节一：关于这个事件的真实度。

我写的每一个案例都是真实的，但这个案子确实也是细节修改最多的，毕竟他涉及到的不是几个人，而是一个单位，我只能保证案件主线的流程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此案发生的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而地点，实际上它并不是发生在我们省城南方的女子监狱，所以听说过这个监狱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对号入座。

细节二：事件里面的人物真实性。

这个事件里面的人物也做了修改，尤其是老潘这个角色是不存在的，当然他在文中没有起到什么很大的作用，所以并不影响情节的发展，我将之加进去的原因，说透彻一点就是不希望这个事件被别人一看就知道是哪一个案件，大家应该都懂，毕竟我不想被人敲门说「查水表」。

这个事件也并不是毛警官专门负责，是另外一位警官，但是那个警官我并不熟，只是打过很少的两三次交道，所以文中没有出现他。

之所以出现毛警官，是因为毛警官在这个事件发生的一年多后，确实从县里的派出所调到了市里，之后很多案子我们都和他一起经历，所以这个案子中我特意加了他的戏份，目的就是减少主角，不然左一个楚警官，又一个林警官，再一个李警官，大家看得都头晕。

毛警官和我们关系非常好，所以无论怎么描述他也没关系，这也是他会成为我们以后事件另外一个重要配角的原因。

细节三：案件怎么告破的。

我文中对于案件的告破过程没有详细说明，只是写到开完会后第三天就查到了真正的嫌疑人。

当然不可能一个会议就查出了真正嫌疑人，之后警方玩了一个心理战术，在调查展伟的同时，对施雨说：我们已经掌握所有的情报，如果你不老实交待事情经过的话，你的「监外执行」绝对批不下来。

施雨当时对警方去调查展伟就知道真相已经瞒不住了，所以很快地就心理防线崩溃，交待了所有的事件真相。

细节四：我们中心在这个事件中参与的程度和主任在这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女监疑云》事件当时闹得沸沸扬扬，远远比其他地方出现的同类事件闹得大，因为这个事件第一是发生在监狱而不是看守所，第二情节确实曲折离奇。这种较为私密的案件，如果我们中心当时主任不在职，估计也难得有从头到尾完完整整亲身经历的机会。

而且主任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很大的戏份，但是考虑到她已经退休，未必喜欢我将这些戏份写出来，所以都省略了，说实话，她经历的狗血奇葩事件远远比我们中心任何一个人多，这几天我在家，有时间我和她聊聊，如果可以的话，之后适当地写几个发生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亲子鉴定案件。

八十年代左右，人们普遍性的文化程度不高，尤其是农村的，因此出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远远比现在更为狗血。

再来说说事件的后续：

整个事件真相大白后，在警方的协调下，施雨和展伟两人见了面，展伟提出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就是：

施雨和展伟离婚，在施雨出狱之前，孩子暂时由展伟抚养，等施雨出狱后，孩子转由施雨抚养，由展伟一次性补偿施雨一笔钱，作为孩子的抚养费，数额比较大，出钱的肯定是施雨的「干妹妹」，想必这个方案也是「干妹妹」提出来的，一次性出一大笔钱，也断绝了施雨和展伟任何的联系可能。

施雨也是一个明白人，或许知道这是她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最终同意了。两人最后离婚，女儿被展伟接走。现在施雨应该已经出狱，他们之前的协议兑现了没有，我无从得知，但是希望施雨能明白过来，获得她应得的补偿，带上女儿彻底离开这个男人吧。

关于事件的男主角展伟：

这是一个自诩为风流倜傥、品味很高的男人，他的生活态度就是游戏人间。展伟自己交待了他在和施雨结婚的期间，就很很多女的暧昧不清，包括他的工资，也不是他和施雨所说的有一万多，而是只有七八千，之所以说成每个月工资有一万多，是因为他身上经常会出现一些别的女人送他的东西，价值不菲，所以他才找这个借口，说自己的工资除了基本工资还有另外发放的奖金。

当然他说的是真是假警方也无法判断。我认为他说的是假的，施雨和他一个公司而且是财务，应该了解他的收入，之所以他这样说，我想应该是想让施雨死心，尽快和他离婚，好去寻找自己的新生活。

关于展伟和「干妹妹」：

施雨的那个狱友「干妹妹」是个富家千金，年纪小、家里很有钱、爱玩，想必也是那种娇生惯养的脾气，或许和我本文开头所说的那个姐姐妹妹的故事里面，喜欢勾引自己姐夫的妹妹性格有共同之处。

在之后他们虽然没有移民国外，却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生活，去了哪里我无从知道，是否以后遭到恶报了也不知道。但一个是贪图男色的爱玩乐的女人，一个是趋炎附势的极品猥琐男，想必之后他们的生活绝对不是一帆风顺。

事件的女主角施雨：

施雨最后还是选择将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了，重新回到监狱里认真服刑，而她「越狱」的行为，考虑到情况特殊从轻处理，最终扣了她的分数，废止了她的减刑，让她在监狱里呆满了五年才放出来。这是一个可怜的女人，为了寻求一个男人的关爱，将自己的一切都付出了，还因之犯罪入狱，最后还是被抛弃。

我始终觉得，人最重要的不是外表，而是品质，能和你一起生活过一辈子的，不是一个外表漂亮的「花瓶」，而是一个能在你寒冷的时候让你感受到温暖的「暖瓶」。

让我们擦亮眼睛，寻找到那个最适合自己的人，陪伴自己幸福安稳地过一辈子吧。